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春秋集解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浩

春秋集解卷二十九

宋　呂本中　撰

哀公

名蔣定公子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

江汝之間而還遷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杜氏注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盖楚封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

疆於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於江汝

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

昭王奔隨壞宗廟徙祭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

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

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聖人本

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讐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襄陵許氏曰隨列諸侯許復有國王霸不作夷狄擅命矣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詼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變焉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
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
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
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
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
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
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

牛也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諉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諉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

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武夷胡氏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全曰牲傷曰牛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

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傳秋八月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襄陵許氏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左氏傳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泰山孫氏曰案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今三卿帥

師伐邾又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故列數之以重其惡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諸侯並爭陵歷不忌矯奪不厭盖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矣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穀梁傳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杜氏注句繹邾地

劉氏傳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

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

武夷胡氏傳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彊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

其所得也莫彊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鄆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氏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注子南靈公子郢也公曰余無

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秪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

子于戚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於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陸氏微旨傳言蒯聵雖出奔而靈公未嘗有命廢之故言猶當立其子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居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

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係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

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呂氏曰蒯聵與輒固無責矣然聖人備書之者以為天下之惡無所不有故春秋所書無所不戒因聖人委曲垂教使天下盡反人道之正而不懼煩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公作軒達帥師戰于鐵公作栗鄭師敗績

左氏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杜氏注鐵在城南

冬十月葬衛靈公

杜氏注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

杜氏注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

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武夷胡氏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彊於江汝蔡人聽命

而遷師矣復倍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於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於吳為非

者予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傳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劉氏傳此衛戚也曷為不曰圍衛戚子之義不可以加乎父也曼姑主兵以圍戚則其先齊國夏何臣

之義亦不可以加其君也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出曰夫子不為也

高郵孫氏曰欲圍戚者衛也而主兵以齊蓋聖人之意以蒯聵為世子而衛輒拒之以子拒父而又圍之其罪不待誅絕而可見也齊大國又世盟主諸侯不道父子爭國明大義以正之可也乃助其子

以圍其父推之主兵所以深罪之也

武夷胡氏傳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

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烏有父不慈

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氏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劉氏傳桓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為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為恱者也

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

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蓋非禮也矣

武夷胡氏傳桓僖親盡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氏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作開

杜氏注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

陽縣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元年鼠食郊牛三

年地震宗廟災變異之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

繼可謂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

季世也

宋樂髠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氏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公作三月）庚戌盜殺（公穀作弒）蔡侯申

左氏傳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杜氏曰盱即霍也）

公羊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

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劉氏傳蔡有申矣其又曰申何遠也古者不諱及周而後諱諱之曰舍故而諱新舍之禮也名之非禮也舍之何以禮遠也天子及七諸侯及五大夫及三士及二舍之禮則名之何以非禮大夫之諱不舉諸其家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以為盡人心也古者諸侯或為禘或為祫雖毀廟必升食於大廟有諱之道存焉爾

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不言殺者賤盜也其曰
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蔡侯將如吴諸大夫恐其又遷
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
何也蔡侯倍楚誑吴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
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
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
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

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爲求名而不得非也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傳解併在上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公有歸字姓公孫霍

左氏傳解在上

晉人執戎蠻公作曼子赤歸于楚

左氏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襲梁及霍注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

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户

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於楚何子北宫子曰辟霸晉而京師楚也

武夷胡氏傳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戎故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於楚歸於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呂氏曰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近楚之地故晉人執其君而歸於楚畏楚之彊也春秋之世諸侯專視彊弱以相侵伐以相取下動失其正人理滅絶不道之極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公作蒲

公羊傳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杜氏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蘇氏曰亳社商社也周之滅商也以其社賜諸侯所謂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作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公作處臼卒

左氏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

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

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劉氏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其閏數也喪曷為以閏

數喪之以月筭者以閏數以年筭者不以閏數

六年春城郱瑕公作葭

杜氏注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郱婁城

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僅僅自守而已是以譏也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蔫𣪠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左氏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

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

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

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宫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杜氏注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

蘇氏曰齊景公無適子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夏及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公卒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高國

襄陵許氏曰親臣去則國體輕國體輕則君德降故必奔高國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

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齊陽生入于齊

左氏傳八月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

伊川先生解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武夷胡氏傳陽生昌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

荼世其國矣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舍公作

左氏傳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臣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杜氏注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

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刧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

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弑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氏傳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襄陵許氏曰定十五年老丘之役鄭宋始搆怨至是

復侵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嵒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 穀作繒

左氏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

聽乃與之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杜氏注鄫今琅邪鄫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氏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

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答大夫不樂而出季孟異佞直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宫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以陵我小國若夏盟於鄫衍秋

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盆之名惡也范氏注惡其不能死社稷

辨疑趙子曰來者至内之辭

劉氏傳執入之公也公則何以不言公諱也曷為諱公一䦨廬也邾子盆何以名賤之也賤之柰何虜服也

蘇氏曰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别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於亳社囚於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於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於邾是知

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春秋集解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三十

宋 呂本中 撰

哀公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傳七年冬初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

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而獻之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

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武夷胡氏曰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吴伐我

左氏傳吳為邾故三月伐我伐武城克之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吳人盟而還

泰山孫氏曰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於都城也

武夷胡氏傳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於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於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

之辛亦云從也遂盟於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作僤下同

左氏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

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伊川先生解内失邑不書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

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

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

故賂齊以說之

杜氏注闡在東平剛縣北

陸氏纂例魯不與季姬故怒而取二邑也

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注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氏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

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鄫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

闡季姬鄫故也

伊川先生解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爲

惠也

泰山孫氏曰公既歸邾子益於邾故齊人歸讙及闡

凡土地諸侯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專恣也取而不

歸則又甚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

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於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於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於邾之能掩其前

惡而美之也

吳氏曰吳之伐我齊侯之取讙及闡以魯之入邾以邾子歸也歸邾子益於邾魯畏吳齊故也齊人歸讙及闡以我歸邾子也諸侯紛紛如此苟徇目前無一人求出當世規模者日朘月削以至於亡而卒不悟也易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能知動悔有悔求出乎是變心易慮惟賢是用改前之為則出乎困矣故曰征吉春秋之世諸國

君臣束手待斃其亦不知征吉之理矣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氏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敗鄭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郲張與鄭羅歸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之也

杜氏注雍丘縣屬陳留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悉俘之曰取某師

劉氏傳此師也其言取之何覆之也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詞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呂氏曰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伐

取之不義也猶有難也此直言取之易之甚也

夏楚人伐陳

左氏傳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氏傳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左氏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泰山孫氏曰公會吳伐齊齊中國也吳夷狄也會夷狄伐中國其惡可知也

常山劉氏曰公㑹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罪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氏傳在上文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㑹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赴於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髠頑弑而書卒穀梁以爲不使加于中國之義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爲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

歸鹽於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
闡又辭師於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也禮義之
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
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
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吉
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貶絶而自見也君而見
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
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弒所謂

微而顯著而晦彰善而勸惡者于是乎在春秋之旨深矣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毁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氏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武夷胡氏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

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
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
救江是也救在外域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
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於戚則進
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
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
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
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

國諸侯縱其暴横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非果欲浮於海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氏傳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

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顔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務人公為昭公子）見保者而泣曰事

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孟孺子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為

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劉氏傳不言鄙者受之也此其為受之奈何蓋伐喪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淡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傅說復於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

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請師於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襄陵許氏曰以魯之微構怨大國郊之戰非其風俗

禮義正勝則國幾亡此仲尼之化也以是知君子

居人之國雖曰其道不行猶蒙其福焉

夏陳轅公作頗出奔鄭

左氏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

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陳轅頗之奔若曰為人臣而剌

以附上託公而營私者其亡乎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

之元貢之新篋㲄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呂氏曰公會吳伐齊而戰不言公齊國書帥師而來

主與吳戰不為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傳冬衛太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於宋子朝

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

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傳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冐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

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

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底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

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寛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令以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葢田有税丘有賦税以足食

賦以足兵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杜氏注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

劉氏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何以不曰夫人夫人甍命於天子然後成夫人孟子不受命不可以稱夫人蓋自是魯夫

人不命於天子也

武夷胡氏傳孟子吳女貽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

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吴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别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吴為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呂氏曰孟子卒吳女也諱取同姓故曰孟子魯之君豈苟為無禮而亂男女之别哉廹於彊吳之威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為上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遂至於淪于禽獸而不辭也春秋之世君臣上下所以持其國家者皆如是曰孟子卒不待貶而惡自見也

公會吳于槖臯

左氏傳公會吳于槖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

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乃不尋盟

杜氏注橐臯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左氏傳秋衛侯會吴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吴盟吴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大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

是墮黨而崇讎也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杜氏注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

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

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

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

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公作螺

左氏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杜氏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温故得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公作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喦

左氏傳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泰山孫氏曰宋向巢帥師伐鄭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報雍丘之師也

夏許男成卒公作戍

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

左氏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吴夫差于黄池六月

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冬吳及越平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杜氏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黄亭近濟水

泰山孫氏曰黄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在吳子也黄池之會不主晉侯而主在吳子者晉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横中國諸侯小大震栗皆宗於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

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黄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吳人主中國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辭雖萬其尊異而為法者三天王也魯也中國也故内京師外諸夏尊天王也内諸夏外外裔尊中國也内魯外諸侯尊魯也及其既久而天王益衰諸夏益弱魯益無道則聖人一反之以託於春秋之終而深為後世之戒也春秋天王之事見於經者必曰京師而昭三十二年書

曰城周天王竟衰而同之列國也魯為他國侵伐者必曰某鄙而哀公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魯竟無道而同之諸侯也外裔之會稱國而離春秋之常法也而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進吳稱子又言晉侯及之諸夏竟弱而同之外裔也春秋之旨微矣

武夷胡氏傳黄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辭也春秋内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

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
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
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
實又以見外域之彊而抑其横也定公以來晉失
覇業不主夏盟夫差恭横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
己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黄池
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外域之
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蕭傅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靜之策失矣况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襄陵許氏曰左氏傳春秋曰先晉紀國語曰先吳此

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吴争國語信也晉人恥吴先之故諱焉爾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吴

左氏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吴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

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冬吳及越平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泰山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

武夷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黄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彊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常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

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黄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無曼字

襄陵許氏曰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閒齊之

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唯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盆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九月螽公作蠑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其言孛于東方何見於旦也何氏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旦何以書記異也

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出之次者見於旦也案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於旦可知也

盗殺陳夏區公作夫（公作彄）

十有二月螽（公作螺）

襄陵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氏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氏注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

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

哉反袂拭面涕霑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

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泰山孫氏曰天子失正自東遷始諸侯失正自會溴

梁始故自隱公至於溴梁之會天下之正中國之

事皆諸侯分裂之自溴梁之會至於申之會天下

之正中國之事皆大夫專執之自申之會至於獲

麟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南蠻迭制之聖王憲度

禮樂衣冠遺風舊政盖埽地矣中國淪胥逮此而盡前此猶可言者黄池之會晉魯在焉後此不可言者諸侯泯泯制命在吴無復中國天下皆從吴故也

蘇氏曰春秋起於五霸之始而止於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耳

常山劉氏曰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時有者何以應天地之氣豈可如此間别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

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時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乎聖人為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其時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於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也

武夷胡氏傳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

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名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

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絶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

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

春秋集解卷三十